夜色深沉，墙上的挂钟时针早已滑过了数字二。万籁俱寂中，公寓的门锁发出“咔哒”一声轻响，门被小心翼翼地推开一条缝。

小跳鼠踮着脚尖，鬼鬼祟祟地溜了进来。他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本以为这个时间公骑哥早就睡了，没想到刚踏入玄关，一抬头，就撞进了一双在黑暗中依旧沉静的眼眸里。

客厅的落地灯没开，只有窗外零星的霓虹灯光透进来，勾勒出沙发上那个沉默身影的轮廓。公骑就那样静静地坐着，仿佛与黑暗融为一体，无形的压力却瞬间弥漫了整个空间。

小跳鼠吓得浑身一僵，差点原地跳起来。他手足无措地站在门口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心脏“咚咚咚”地擂着鼓，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。他甚至可以想象出公骑哥那没什么表情的脸上，此刻定然是写满了不赞同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小跳鼠连呼吸都放轻了，战战兢兢地低着头，像是个做错事等待审判的孩子。

过了不知多久，久到小跳鼠的腿都有些发麻，沙发上的人才终于动了。公路骑士轻轻叹了口气，那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……纵容。

“这么晚回来，”公骑开口，声音比平时低沉几分，听不出喜怒，“不打算过来哄哄我吗？”

小跳鼠猛地抬头，对上那双在暗处依旧专注看着自己的眼睛。他心头一松，又微微一涩，立刻像只被赦免的小动物，颠颠儿地跑了过去，带着一身微凉的夜气。

“公骑哥……”他软软地唤着，带着点讨好，蹲在沙发边，把下巴搁在公路骑士的膝盖上，仰起脸，用那双在昏暗光线下依旧亮晶晶的眼睛望着他，“我错了嘛……下次一定早点回来，真的！”

公路骑士垂眸看着他，小家伙脸上还带着外面跑回来的兴奋余韵，眼神怯怯却又依赖，让人生不起气来。他伸出手，没有立刻抚摸，而是用略带薄茧的指腹，轻轻捏住了小跳鼠的下巴，力道不重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掌控感。

“下次？这话你说过多少次了？”公骑的声音里含着一丝危险的意味，但眼神深处，却是化不开的宠溺，“玩得这么野，身上都是凉气。”

小跳鼠被他捏着下巴，只能维持着仰头的姿势，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。他嗅到公骑哥身上熟悉的、令人安心的气息，混合着一丝淡淡的烟草味，让他心跳更快了些。

“我……我就是跟雀舌他们多玩了会儿……”小跳鼠小声辩解，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靠得更近，几乎是依偎进对方的怀里，“公骑哥，你别生气，我以后都听你的……”

看着他这副又怂又爱撩的样子，公路骑士心头那点因等待而生的焦躁终于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的、想要将人牢牢圈在怀里的占有欲。他俯下身，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，鼻尖几乎要碰到一起，温热的呼吸交缠。

“光说可不够，”公骑的拇指摩挲着小跳鼠细腻的脸颊，声音压得更低，带着蛊惑人心的磁性，“犯了错，是要接受惩罚的，我的宝贝……”

最后那个称呼被他念得又轻又缓，像羽毛搔过心尖。小跳鼠脸上一热，身体先于意识软了下来，他主动伸出双臂环住公路骑士的脖子，把自己送了上去，用气音撒娇：“那……公骑哥想怎么惩罚我都行……”

这句话如同点燃了最后的引线。公路骑士低笑一声，不再多言，低头便攫取了那两片因为紧张而微微张开的唇瓣。这个吻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，是温柔的侵占，也是缱绻的惩罚。小跳鼠起初还呜咽着回应，很快便在对方娴熟的技巧和绝对的力量差距下溃不成军，只能软软地挂在对方身上，任由年长者予取予求。

公路骑士看着身下眼神迷蒙、脸颊绯红的小跳鼠，动作间充满了占有和怜惜。他喜欢看小跳鼠在自己面前完全放松、依赖的样子，喜欢他带着哭腔一声声地喊“公骑哥”。这活泼单纯的小家伙，是他心甘情愿的束缚，也是他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归宿。

夜还很长，窗外城市的喧嚣被隔绝，屋内只余下爱人间最亲昵的私语与温存。